

黃巢僖宗乾符中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僂路圖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執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瓦墻墜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辨列百巨碓糜骨皮於曰并啖之

宗權鹽尸唐書

秦宗權僖宗中和初為許牙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

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為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浦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畧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票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縈荆郢北亘衛滑皆屬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惟趙孽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眾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王重榮酷悍被殺唐書

王重榮唐昭宗時為節度使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

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
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

寇彥卿殺梁現 五代史

寇彥卿梁太祖朱溫即位拜金吾衛大將軍晨朝至天津橋民
梁現不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
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

逢吉濫殺 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
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
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怙以為是不得
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宗盡殺平陰縣十

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
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
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
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

蔡王好殺 五代史

蔡王信漢高祖之從弟也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
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
酒自如也

弘肇酷刑 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梁末漢高祖建號拜忠武節度使為將嚴毅寡
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漢高祖起義
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

彥超閉城括財 五代史

慕容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崙崙歷唐晉漢皆為節度及周太祖郭威犯京師彥超出戰敗奔兗州太祖遣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遂謀反閉城有守既被圍困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司馬閻和魯懼其餽料乃悉家貨以獻彥超不信乃令周

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昌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弘魯遣家僮與周度鬪搆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人持刃迫之弘魯惶恐并其妻妾皆言無彥超又不信下弘魯周度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日獻欲贖弘魯彥超大怒答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

凶惡

凶頑肆惡者

宋前廢帝欲醜王太后南史

宋前廢帝失德王太后每加勗譬言始猶見順後狂匿稍甚太后賞賜帝王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太醫曹者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思縮生食人膽五代史

趙思縮送款於李守貞自以思縮為晉昌軍節度使漢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縮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縮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縮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郭威郭從義圖之從義入城趣思縮上道至則擒之思縮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思縮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僕斷主臂宋史

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醜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傑僕於其門宋真宗念若冲母老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

縱慾

恣縱貪慾者

周顛視客腐脅晉書

周顛字伯仁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晉元帝太興中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三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貪慾

貪婪恣慾者

子旗貪求被殺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楚令尹子旗闞成有德於平王不知國之法度與養氏比兒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闞成然即子旗也而滅

養氏之族使闕辛之子居鄭以無忘舊勳

劉聰納劉殷六女晉書

偽趙主劉聰妻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昇等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成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魏孝文帝崩魏宣武帝即位咸陽王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

李豫恣惡也誅北史

北海王祥字季豫魏獻文帝子也宣武帝時除太尉領司徒錄尚書事識者知其不終詳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慮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敖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受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悉於安定王燾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官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

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
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
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
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
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
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
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
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
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
見翼頓首隕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
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
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

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
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
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
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
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
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賜
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妃事告母母大怒詈之
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
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
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裏杖至是去絮皆
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
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

紀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

祖珽貪猥見朝北也

祖珽字孝徵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鞠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騶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巨羅實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譬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

仲遠肆慾此史

亦朱仲遠周閔帝時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交州刺史餘

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滕王驕淫唐書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居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後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又徙隆州不循法錄事參軍裴聿諫正其失元嬰碎辱之聿入計具奏其事唐高宗遷聿六品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

二王大熱

唐宣宗納妹發疽唐書

唐宣宗以畢誠為河中節度使誠被知於帝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遠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邠誠帝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貪鄙

貪婪鄙俗者

仁凱令奴竊鞋事文類聚

鄭仁凱性貪猥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即呼公吏鞋新

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驕恣

驕心恣惡者

越王不崇即教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拔唐夷之甲帶步先之劔校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政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舡為車以獵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固辭而去

智伯戲侮鄰國君相國語

智襄子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二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惧螭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漢靈帝列宮拜弄狗操驢後漢

陳安不長

靈帝光和四年冬十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高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

公孫瓚驕恣待弊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漢獻帝時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瓠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瓚保易京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所在侵暴百姓怨之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比皆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高販庸兒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十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又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

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瓚謀臣猛將稍有乖散
希復收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
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
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孫瓚為袁紹攻
變公孫瓚乃却築三屯
營以自固黑山賊帥張燕與瓚子續率兵十萬三道來
未及至瓚乃密使人齎書告續來救期以起火為應紹俟得
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獲
餘中小賊自計必無全乃悉繼其姊妹然後引火自焚紹兵
斬之

孫皓收曜付獄 吳書

吳主孫皓時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
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洗灌取盡曜素飲酒不
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葺以當酒至於寵衰

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
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
曜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士也故但示難問經
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
曜付獄

齊廢帝賞羣小庫空 南史

齊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
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
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暮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
不逞群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
悉空

蕭綸貪縱殺人被廢 南史

蕭綸武帝時授揚州刺史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
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
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
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爪李撤趙智
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
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
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聚領齋仗五百人圍
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
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
鹽蒜顧百姓食撤一齋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鎖在弟
舍人諸曇聚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

叔陵發掘冢墓納人妻女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
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
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蔽之府庫人
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

高昂殺劉貴使者北史

高昂字敖曹東魏孝靜帝時齊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
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還復為軍司大
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
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
時遣柅其使使者曰柅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柅刎之曰何
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

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

周靜帝非禮戲樂北史

周靜帝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為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馱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

煬帝縱禁火夜遊北史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壬午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游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毛仲恃舊致死唐書

王毛仲玄宗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繫大使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廩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為詞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迂意即侮諄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

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灤州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謚毛仲於零陵

國昌恃功拒命五代史

唐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以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尤驕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

保吉奢僭宋史

石保吉字祐之初以蔭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姿貌瓌頌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絲績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初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記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屬邑吏將辱之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貧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隸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勗之善弋獵畜執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有規勸者輒怒之在陳州盛

飾辭舍以逐貴主因完葺城壘疏牖墀上以啟衢路如箭窓狀未嘗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衆議

淫虐

淫亂害人者

陳棄忠良左傳

魯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褻其相服以賊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僻其洩治之謂乎

楚成取鄭二姬左傳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楚子伐宋以救鄭既敗宋師還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河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截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羊送于軍楚子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燕榮放縱被殺北史

燕榮字貴公隋文帝時除幽州總管性嚴酷長吏見之莫不惶懼每巡省管內聞人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錫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賊

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

詭詐

不以誠實待人者

侯孺貨筮史使復釋曹伯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壽餘詐降秦以歸士會左傳

魯文公十三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大卿相見於諸浮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勅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鄭桓釅鄆左傳

鄭桓公將欲釅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

之以假若盟狀鄒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罷之遂取鄒

鄭武罷胡左傳

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罷胡取之

田忌中計戰國策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

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張儀欺楚戰國策

張儀為秦說楚王令閉關而絕齊秦與楚商於地六百里懷王大悅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諫而不聽王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歸報懷王大怒與師伐秦陳軫又諫不聽兵果敗

甘茂詭言辱首告臣戰國策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

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為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楚平王詐謀取國左傳

楚靈王縊於芋尹申亥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子干立為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即蔡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王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魏野鄰人取玉要賞事文類聚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恠石也高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公孫安眾後漢

光武建武中帝使諸將攻隗囂公孫述聞隗躡敗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舊倉述改名曰白帝倉倉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百姓空市往觀述乃大會羣臣問曰倉竟出穀乎皆對曰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曹操偽疾 魏書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失

司馬懿疾 魏書

司馬懿患曹爽專政因稱疾避爽李勝出為荊州刺史爽令勝辭懿并伺察馬懿見勝令兩婢侍邊持衣不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謂懿曰今主上高幼天下恃賴明公何意尊體乃爾懿徐言才令氣息相屬我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勝曰還忝本

州懿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懿乃微悟曰懿年老竟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得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令師弟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因流涕哽咽勝亦歎息曰輒當承教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為北其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爽不悟從魏王芳朝高平陵懿起閉城門奏誅爽遂執朝政卒移魏祚

劉曄言事實兩端 魏書

劉曄事魏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御書生焉

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鍾會易鄧艾章表 事文類聚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成都會善故人書艾章衣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孫權欲僭 吳書

孫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次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

洪不執玉 晉書

崔洪晉武帝時為御史尋為尚書左丞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

張泓代太子答詔 晉書

晉賈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武帝疑太子不惠欲試之盡召東宮官屬賜宴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倩外人代答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令泓具草太子自寫帝覽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駭踏衆乃知瓘先有數言賈克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吾家

桓玄逞偽要名晉書

桓玄東晉安帝時為相國為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為玄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橋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

言夕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

劉瑱給妹南史

劉瑱齊明帝時歷尚書吏部郎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舊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舊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妣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齊明帝尚詐南史

齊明帝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

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徐紇奔梁北史

徐紇魏宣武時起為中書舍人俄而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為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讖券間介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驕騶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統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劉靈助方術動衆北史

余未禁允魏莊帝幽崩劉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余未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已瑞安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蠶為人象書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蕃舉兵逼晉陽余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余未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翼人悉從之從之晝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謂村共屠之晉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女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余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

祖珽請粟北史

祖珽為齊神武帝中外府功曹後為祕書丞領舍人事與令史李安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

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義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廷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世山寺碑文時稱絕妙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

世克利口北史

王世克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父收幼孤隨母嫁王粲因冒姓王氏世克捲髮行聲沈猜多說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隋高祖開皇中為兵部員外郎善敷

世克悅圖識北史

王世克將僭號時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識世克眈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揚隋姓也于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又羅取雜鳥書鳥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皆拜官爵

懷貞自署阿舍唐書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為輿馬冢侈事任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尚書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唐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

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鄴衛有衣翟
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
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媾為阿奢懷貞每謁見
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妍於
后

玄佐詐略唐書

劉玄佐唐德宗建中中累遷司空汴梁有相國寺或轉佛軀汗
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
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贖軍其權誦類若此

令狐岷欲陷楊炎唐書

令狐岷德宗時為司封郎中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
侍郎故岷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聞與炎炎心不平建

中初岷為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
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岷岷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岷得以識炎
不疑署送之岷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
害臣因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
之炎苦救解乃貶岷衡州別駕

全忠執轡五代史

唐昭宗天復三年正月李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
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
托疾不至梁王朱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惧其非是子
來為我辯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轡
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己已天子至自鳳
翔素服哭於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

郭威誣曼 五代史

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劉曼使者具道所以立劉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曼喜益信以為然

彥超鐵胎銀 五代史

南燕主慕容彥超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乃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彼郭威之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城破未幾授并北威滅其族

郭昱先詐後諂 五代史

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後太祖時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白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丁謂獻芝 宋史

丁謂真宗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

留遇僧詐稱帝子 宋史

留遇僧者碭山人也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竊喜高宗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于朝閣門言淵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隸瓊州後有自北至

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丁謂約商人投書府坐事文類聚

宋丁謂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欺詐

欺罔不實者

秦昭欺罔楚懷史記

秦昭王遺楚懷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不盟丁黃棘太子

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兩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元禮

公叔欺魏去吳起史記

田文既死公叔為魏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

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
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
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
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李嚴給亮廢徙蜀書

李嚴改名為平蜀後主丞相諸葛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
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叅軍孤忠督軍成藩喻指呼
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
歸欲以解已不辨之責顯其不進之怨也又云後主說軍為退
致以...

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乃廢平為民徙梓潼

崔暹命子講易北史

崔暹齊文襄時遷太常卿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
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
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率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
屈服之進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鄰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
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

隋文矯詔北史

隋文與鄭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
至是隋文為周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
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

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宣
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
行有日矣帝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
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
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
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柯棻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
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
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文行內史大大事及隋文為大冢宰總百
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
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

袁充假託星象北史

袁充善星術親侍隋煬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

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文化及弒逆之際并誅充

承嗣石讖詐寶臣唐書

李寶臣肅宗時授成德節度使少長范陽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堂氣者云有玉氣寶
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符田作伴入幽燕而陰使客
說曰公與朱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誠能赦
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
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
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
公貌若神顏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碁射堂大會
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
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度忽聞變滔大駭戰危橋賊

衣佗服得脫禽類洎者以歸承嗣知舉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
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議吾戲為耳寶臣慙而還

朱滔詭說朱泚唐書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朱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朱
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來塞為諸軍倡始安史後
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唐德宗嘉之召見滔
殿中帝問曰外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眾方略明辯臣不及
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
喜特詔勅兵貫王城而出也汪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
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
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
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柳泌誣罔唐書

柳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金吾將軍李道古薦于皇甫鏗唐
憲宗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
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
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
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
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鏗與道古營解
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惧以弑崩浮屠大
通與泌俱進自言百五十歲鏗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吞曰
比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

徐溫歸殺渥罪於顯五代史

吳主楊渥初為徐溫所弑後與張顯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

選壯士三十人推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顯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楊渥之罪於顯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愕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

士龍蓬頭迎駕宋史

劉蟠字士龍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專事竒刻好設竒詐以售知人主典染作日宋太祖多臨視之蟠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挺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為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實于法

李玉偽造制書被殺宋史

白重贊太祖時加檢校太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傳本燕人兇狡與重贊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贊於市馬輿偽造制書云重贊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偽制并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真白重贊重贊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玉及承恕鞠問伏罪棄市延正權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開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

王延範好術宋史

王延範形貌竒偉喜任俠家富於財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太宗時通判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惑眾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昂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

為延範推九宮算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
如江南李固主前戎城主簿田：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
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
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傷數吏從者皆恐
慄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
幾直趙延實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六星
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
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家為大星也

王素詭術來史

王素字輔道好學工辭章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見遂感心
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
祈而下下則聲響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續能什七八頃兩人共

為乃驗外間譙傳浸淫徹禁庭宋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
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相弗許戶部尚書劉昂宋外兄也久以
爭進絕還往神降宋家使因昂以達宋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
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昂驚駭汗洽不能
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宋風儀既高又善談
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亦與共事
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宋當立敗即白帝曰宋父
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因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
及是日宋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閹卒獨聽宋入帝齋潔敬
待越一夕無所聞乃下宋大理獄成棄市昂實瓊州

改行

變易其所常者

弘微投局 南史

謝弘微宋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
某友人西南碁有北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
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魏愷前後志趣不同 北史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齊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
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
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
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故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
於路愔自陳愔云咸由中氣愔應聲曰雖復雲雨自天終待雲
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

北史

子琮矯縱 北史

馮子琮齊後主時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傲有識鑒頗長
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推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
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
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並其女婿
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

無禮

違背常禮者

周愷降而不遜 晉書

周愷字孟威晉武帝時歷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秦主苻堅將
揚安寇梓潼愷堅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
將朱彤獲之愷遂降于秦也每入見苻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

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虢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虢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虢曰：「朕衆力何如？」虢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

薛聰獻帝為虜北史

薛聰除羽林監，魏孝文會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知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承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拔戟而出，帝曰：「薛監，朕耳其見其如此。」

楊邠忿善懷生五代史

楊邠後漢高祖時拜樞密使，後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一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

無恥

不知羞恥者

任馮託盲避亂後漢

捷為任永君，廣漢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滂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盟洗，更祝曰：「世適平目，即清滂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秦宜祿降仕曹操魏書

秦朗字元明，父名宜祿，為呂布使。兼曰：「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

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
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銓
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
何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
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豈有人愛假子
如孤者乎

江總亡陳入隋南史

江總字總持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
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
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不持政務但日與陳後主遊宴後庭
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訕于今不絕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
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
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建
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
之乖

蘇威老病求見太宗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及唐太宗
平王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蘇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
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相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
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
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

蘇威與時消息求免北史

蘇威從隋煬帝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
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
克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
息以求容免

張全義因妻免死 五代史

張全義少以田家子役于縣數被困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敗
遂據河陽後晉遣兵助李罕之圍全義甚急朱溫以兵萬人救
出之全義事溫益謹一日溫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義宅留
旬日全義妻女皆迎潘之其子繼祚憤恥欲割刃溫全義止之
故免溫猜忍晚年尤甚或有言全義於溫者溫召全義其意不
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全義種田叟尔守
河南三十年開荒創土招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
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溫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卒以

自免

周惟簡託使求官 宋史

周惟簡隱居好學問明易義南唐主李煜召為國子博士集賢侍
講項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家師園金陵煜求能使交兵者張洎
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召為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
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
意李煜強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隱太
祖許之江南平以惟簡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太祖開寶九
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
以其子縉為京兆府鄜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
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
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恣惡

恣縱為惡者

子胥鞭平王屍 吳越春秋

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楚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諛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寬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笮融殺人受報 後漢

笮融漢獻帝時聚眾數百依陶謙於徐州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連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相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後謙為曹操所破融奔

廣陵太守趙昱以寬禮待之而融利其資貨乘酣殺之大掠奔詠章殺郡守朱皓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為人所殺

董卓殘忍 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卓欲震威侍御史樓龍宗詣卓白事不辭劍立搃殺之京師震動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栗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歛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楨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燕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昭業裸袒南史

齊廢帝諱昭業其在內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禪
難承但服好聞難密買雞至數千價

叔陵廢所不為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遷都督湘州刺史日益
橫海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後使無有紀極
夜嘗以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
多置餽裁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
不得輒白咎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
皆通為左右屬聖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
無敢上言宣帝弗知之

智及兇勃致死北史

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雞習放鷹狗永淫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其父述述雖為隱而大怒之纖芥之愆必加
鞭箠後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化
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其後江
都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承乾效胡語為妖唐書

常山慈王承乾甫八歲特敏惠太宗愛之及長好聲色慢游又
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推髻剪綵為舞衣尋撞跳劍
鼓轉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鼻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
視烹煨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選貌胡者被以羊裘
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燾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
廡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自身作可汗死使
衆號突擊而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

金滅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為妖

賈黯唐人宋史

賈黯字直孺宋仁宗時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已以人齒噉之在閩封府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詆之

亂倫

敗壞人倫者

穆伯返莒女左傳

魯文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亂自及也今臣懼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

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楚平王納秦女吳越春秋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穆公之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

大叔疾瀆廢人倫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婦寘於摯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大叔或淫於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魍納美珠為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靡不與由是得黜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

尤為賓於郎莖於少禘

齊厲王亂姊自殺 史記

漢武帝時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公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公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乃請使齊必令主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

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欲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熒惑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得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留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臣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令齊王於親屬監蹙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

衡山太子不道棄市 前漢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二人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女四美人敬姬生子二人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敬姬

俱幸兩人相妬殿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壘殺太子
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
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米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米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米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答太子武帝元朔四
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
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米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甚色王欲是
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
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后
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掖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飲
縛答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

無米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上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捕繫宮中使人上書請廢太子
爽立孝為太子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中

宋子業納姑尚史

宋前廢帝諱子業以文帝第十七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陳
姓謝氏以武賁銀戟鸞輅能所出警入蹕矯言公主薨死世讓
喪事焉

蕭正德納妹為夫人尚史

蕭正德字公和臨川王宏之子也梁武帝時為侍中夫人馬氏
是正德妹長樂王遼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
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
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竟門如

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淫侯皇儲以下
莫不畢集準於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奪
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土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
後梁室傾覆既而正德百姓至開臨賀郡名亦不欺道書諸云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武延秀繼嫂之婦 唐書

武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承嗣生延秀
突厥默啜虜女和親武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
傲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媽柁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
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柏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元崇訓尚書
公上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做虜編舞安度開治主愛悅會
崇訓死遂私侍妾後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

思死韋后復和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
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識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
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早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固斬肅章門

丁大全納子婦 宋史

丁大全理宗時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
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
妻為世所醜

不仁

無人心者

符圭視獸食人 晉書

秦主苻生稱帝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
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